紅樓夢/第09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九十五回　因訛成實元妃薨逝　以假混真寶玉瘋顛

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丫頭子說寶玉的玉有了，那小丫頭急忙回來告訴寶玉。眾人聽了，都推著寶玉出去問他，眾人在廊下聽著。寶玉也覺放心，便走到門口問道：「你那里得了？快拿來。」焙茗道：「拿是拿不來的，還得托人做保去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快說是怎麼得的，我好叫人取去。」焙茗道：「我在外頭知道林爺爺去測字，我就跟了去。我聽見說在當舖里找，我沒等他說完，便跑到幾個當舖里去。我比給他們瞧，有一家便說有。我說給我罷，那舖子里要票子。我說當多少錢，他說三百錢的也有，五百錢的也有。前兒有一個人拿這麼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，今兒又有人也拿了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。」寶玉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，我們挑著看是不是。」里頭襲人便啐道：「二爺不用理他。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哥常說，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，沒錢用便去當。想來是家家當舖里有的。」眾人正在聽得詫异，被襲人一說，想了一想，倒大家笑起來，說：「快叫二爺進來罷，不用理那糊涂東西了。他說的那些玉，想來不是正經東西。」

寶玉正笑著，只見岫煙來了。原來岫煙走到櫳翠庵見了妙玉，不及閒話，便求妙玉扶乩。妙玉冷笑幾聲，說道：「我與姑娘來往，為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。今日怎麼聽了那里的謠言，過來纏我。況且我並不曉得什麼叫扶乩。」說著，將要不理。岫煙懊悔此來，知他脾氣是這麼著的，「一時我已說出，不好白回去，又不好與他質證他會扶乩的話。」只得陪著笑將襲人等性命關系的話說了一遍，見妙玉略有活動，便起身拜了幾拜。妙玉歎道：「何必為人作嫁。但是我進京以來，素無人知，今日你來破例，恐將來纏繞不休。」岫煙道：「我也一時不忍，知你必是慈悲的。便是將來他人求你，願不願在你，誰敢相強。」妙玉笑了一笑，叫道婆焚香，在箱子里找出沙盤乩架，書了符，命岫煙行禮，祝告畢，起來同妙玉扶著乩。不多時，只見那仙乩疾書道：

噫！來無跡，去無蹤，青埂峰下倚古松。欲追尋，山萬重，入我門來一笑逢。

書畢，停了乩。岫煙便問請是何仙，妙玉道：「請的是拐仙。」岫煙錄了出來，請教妙玉解識。妙玉道：「這個可不能，連我也不懂。你快拿去，他們的聰明人多著哩。」岫煙只得回來。進入院中，各人都問怎麼樣了。岫煙不及細說，便將所錄乩語遞與李紈。眾姊妹及寶玉爭看，都解的是：「一時要找是找不著的，然而丟是丟不了的，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。但是青埂峰不知在那裡？」李紈道：「這是仙机隱語。咱們家裡那裡跑出青埂峰來，必是誰怕查出，撂在有松樹的山子石底下，也未可定。獨是『入我門來』這句，到底是入誰的門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不知請的是誰！」岫煙道：「拐仙。」探春道：「若是仙家的門，便難入了。」

襲人心裡著忙，便捕風捉影的混找，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，只是沒有。回到院中，寶玉也不問有無，只管傻笑。麝月著急道：「小祖宗！你到底是那裡丟的，說明了，我們就是受罪也在明處啊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說外頭丟的，你們又不依。你如今問我，我知道么！」李紈探春道：「今兒從早起鬧起，已到三更來的天了。你瞧林妹妹已經掌不住，各自去了。我們也該歇歇兒了，明兒再鬧罷。」說著，大家散去。寶玉即便睡下。可怜襲人等哭一回，想一回，一夜無眠。暫且不提。

且說黛玉先自回去，想起金石的舊話來，反自喜歡，心裡說道：「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。果真金玉有緣，寶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。或者因我之事，拆散他們的金玉，也未可知。」想了半天，更覺安心，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，重新倒看起書來。紫鵑倒覺身倦，連催黛玉睡下。黛玉雖躺下，又想到海棠花上，說「這塊玉原是胎裡帶來的，非比尋常之物，來去自有關系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，不該失了這玉呀？看來此花開的不祥，莫非他有不吉之事？」不覺又傷起心來。又轉想到喜事上頭，此花又似應開，此玉又似應失，如此一悲一喜，直想到五更，方睡著。

次日，王夫人等早派人到當舖裡去查問，鳳姐暗中設法找尋。一連鬧了幾天，總無下落。還喜賈母賈政未知。襲人等每日提心吊膽，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，只是怔怔的，不言不語，沒心沒緒的。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，也不大著意。那日正在納悶，忽見賈璉進來請安，嘻嘻的笑道：「今日聽得軍机賈雨村打發人來告訴二老爺說，舅太爺升了內閣大學士，奉旨來京，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。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，想舅太爺晝夜趲行，半個多月就要到了。侄兒特來回太太知道。」王夫人聽說，便歡喜非常。正想娘家人少，薛姨媽家又衰敗了，兄弟又在外任，照應不著。今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，王家榮

耀，將來寶玉都有倚靠，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開些了。天天專望兄弟來京。忽一天，賈政進來，滿臉淚痕，喘吁吁的說道：「你快去稟知老太太，即刻進宮。不用多人的，是你伏侍進去。因娘娘忽得暴病，現在太監在外立等，他說太醫院已經奏明痰厥，不能醫治。」王夫人聽說，便大哭起來。賈政道：「這不是哭的時候，快快去請老太太，說得寬緩些，不要嚇坏了老人家。」賈政說著，出來吩咐家人伺候。王夫人收了淚，去請賈母，只說元妃有病，進去請安。賈母念佛道：「怎麼又病了！前番嚇的我了不得，後來又打聽錯了。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。」王夫人一面回答，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飾穿戴起來。王夫人赶著回到自己房中，也穿戴好了，過來伺候。一時出廳上轎進宮。不題。

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，聖眷隆重，身体發福，未免舉動費力。每日起居勞乏，時發痰疾。因前日侍宴回宮，偶沾寒氣，勾起舊病。不料此回甚屬利害，竟至痰氣壅塞，四肢厥冷。一面奏明，即召太醫調治。豈知湯藥不進，連用通關之劑，並不見效。內官憂慮，奏請預辦後事。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。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，見元妃痰塞口涎，不能言語，見了賈母，只有悲泣之狀，卻少眼淚。賈母進前請安，奏些寬慰的話。少時賈政等職名遞進，宮嬪傳奏，元妃目不能顧，漸漸臉色改變。內宮太監即要奏聞，恐派各妃看視，椒房姻戚未便久羈，請在外宮伺候。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，無奈國家制度，只得下來，又不敢啼哭，惟有心內悲感。朝門內官員有信。不多時，只見太監出來，立傳欽天監。賈母便知不好，尚未敢動。稍刻，小太監傳諭出來說：「賈娘娘薨逝。」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，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，已交卯年寅月，存年四十三歲。賈母含悲起身，只得出宮上轎回家。賈政等亦已得信，一路悲戚。到家中，邢夫人，李紈，鳳姐，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著賈母請了安，並賈政王夫人請安，大家哭泣。不題。

次日早起，凡有品級的，按貴妃喪禮，進內請安哭臨。賈政又是工部，雖按照儀注辦理，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，同事又要請教他，所以兩頭更忙，非比從前太後與周妃的喪事了。但元妃並無所出，惟謚曰「賢淑貴妃」。此是王家制度，不必多贅。只講賈府中男女天天進宮，忙的了不得。幸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，還得出來照應家事，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接風賀喜。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閣，仍帶家眷來京。鳳姐心裡喜歡，便有些心病，有這些娘家的人，也便撂開，所以身子倒覺比前好了些。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，又把擔子卸了一半，又眼見兄弟來京，諸事放心，倒覺安靜些。獨有寶玉原是無職之人，又不念書，代儒學裡知他家裡有事，也不來管他，賈政正忙，自然沒有空兒查他。想來寶玉趁此机會，竟可與姊妹們天天暢樂，不料他自失了玉後，終日懶怠走動，說話也糊涂了。並賈母等出門回來，有人叫他去請安，便去，沒人叫他，他也不動。襲人等怀著鬼胎，又不敢去招惹他，恐他生氣。每天茶飯，端到面前便吃，不來也不要。

襲人看這光景不象是有氣，竟象是有病的。襲人偷著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鵑，說是「二爺這麼著，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。」紫鵑雖即告訴黛玉，只因黛玉想著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，如今見了他，反覺不好意思：「若是他來呢，原是小時在一處的，也難不理他，若說我去找他，斷斷使不得。」所以黛玉不肯過來。襲人又背地裡去告訴探春。那知探春心裡明明知道海棠開得怪异，“寶玉”失的更奇，接連著元妃姐姐薨逝，諒家道不祥，日日愁悶，那有心腸去勸寶玉。況兄妹們男女有別，只好過來一兩次。寶玉又終是懶懶的，所以也不大常來。

寶釵也知失玉。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，回去便告訴了寶釵。薛姨媽還說：「雖是你姨媽說了，我還沒有應准，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。你願意不願意？」寶釵反正色的對母親道：「媽媽這話說錯了。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。如今我父親沒了，媽媽應該做主的，再不然問哥哥。怎麼問起我來？」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，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，卻也生來的貞靜，因此在他面前，反不提起寶玉了。寶釵自從聽此一說，把」寶玉」兩個字自然更不提起了。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，心裡也甚驚疑，倒不好問，只得聽旁人說去，竟象不與自己相干的。只有薛姨媽打發丫頭過來了好幾次問信。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焦心，只等哥哥進京便好為他出脫罪名，又知元妃已薨，雖然賈府忙亂，卻得鳳姐好了，出來理家，也把賈家的事撂開了。只苦了襲人，雖然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伏侍勸慰，寶玉竟是不懂，襲人只有暗暗的著急而已。

過了幾日，元妃停靈寢廟，賈母等送殯去了幾天。豈知寶玉一日呆似一日，也不發燒，也不疼痛，只是吃不象吃，睡不象睡，甚至說話都無頭緒。那襲人麝月等一發慌了，回過鳳姐幾次。鳳姐不時過來，起先道是找不著玉生氣，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，只有日日請醫調治。煎藥吃了好幾劑，只有添病的，沒有減病的。及至問他那裡不舒服，寶玉也不說出來。直至元妃事畢，賈母惦記寶玉，親自到園看視。王夫人也隨過來。襲人等忙叫寶玉接去請安。寶玉雖說是病，每日原起來行動，今日叫他接賈母去，他依然仍是請安，惟是襲人在旁扶著指教。賈母看了，便道：「我的兒，我打諒你怎麼病著，故此過來瞧你。今你依舊的模樣兒，我的心放了好些。」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。但寶玉並不回答，只管嘻嘻的笑。賈母等進屋坐下，問他的話，襲人教一句，他說一句，大不似往常，直是一個傻子似的。賈母愈看愈疑，便說：「我才進來看時，不見有什麼病，如今細細一瞧，這病果然不輕，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。到底因什麼起的呢？」王夫人知事難瞞，又瞧瞧襲人怪可怜的樣子，只得便依著寶玉先前的話，將那往南安王府裡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，悄悄的告訴了一遍。心裡也彷徨的很，生恐賈母著急，並說：「現在著人在四下里找尋，求簽問卦，都說在當舖裡找，少不得找著的。」賈母聽了，急

得站起來，眼淚直流，說道：「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！你們忒不懂事了，難道老爺也是撂開手的不成！」王夫人知賈母生氣，叫襲人等跪下，自己斂容低首回說：「媳婦恐老太太著急老爺生氣，都沒敢回。」賈母咳道：「這是寶玉的命根子。因丟了，所以他是這麼失魂喪魄的。還了得！況是這玉滿城裡都知道，誰撿了去便叫你們找出來么！叫人快快請老爺，我與他說。」那時嚇得王夫人襲人等俱哀告道：「老太太這一生氣，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。現在寶玉病著，交給我們盡命的找來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怕老爺生氣，有我呢。」便叫麝月傳人去請，不一時傳進話來，說：「老爺謝客去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不用他也使得。你們便說我說的話，暫且也不用責罰下人，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格，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，便說有人撿得送來者，情願送銀一萬兩，如有知人撿得送信找得者，送銀五千兩。如真有了，不可吝惜銀子。這麼一找，少不得就找出來了。若是靠著咱們家幾個人找，就找一輩子，也不能得。」王夫人也不敢直言。賈母傳話告訴賈璉，叫他速辦去了。賈母便叫人：「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裡去，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，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。」寶玉聽了，終不言語，只是傻笑。

賈母便攜了寶玉起身，襲人等攙扶出園。回到自己房中，叫王夫人坐下，看人收拾裡間屋內安置，便對王夫人道：「你知道我的意思么？我為的園里人少，怡紅院裡的花樹忽萎忽開，有些奇怪。頭裡仗著一塊玉能除邪祟，如今此玉丟了，生恐邪氣易侵，故我帶他過來一塊兒住著。這幾天也不用叫他出去，大夫來就在這裡瞧。」王夫人聽說，便接口道：「老太太想的自然是。如今寶玉同著老太太住了，老太太福氣大，不論什麼都壓住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什麼福氣，不過我屋裡乾淨些，經卷也多，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。你問寶玉好不好？」那寶玉見問，只是笑。襲人叫他說「好」，寶玉也就說「好」。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，未免落淚，在賈母這裡，不敢出聲。賈母知王夫人著急，便說道：「你回去罷，這裡有我調停他。晚上老爺回來，告訴他不必見我，不許言語就是了。」王夫人去後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魄的藥，按方吃了。不題。

且說賈政當晚回家，在車內聽見道兒上人說道：「人要發財也容易的很。」那個問道：「怎麼見得？」這個人又道：「今日聽見榮府裡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，貼著招帖兒，上頭寫著玉的大小式樣顏色，說有人撿了送去，就給一萬兩銀子，送信的還給五千呢。」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，心裡詫異，急忙赶回，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。門上的人稟道：「奴才頭裡也不知道，今兒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，叫人去貼帖兒，才知道的。」賈政便歎氣道：「家道該衰，偏生養這麼一個孽障！才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，隔了十幾年略好了些，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，成何道理！」說著，忙走進裡頭去問王夫人。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。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，又不敢違拗，只抱怨王夫人幾

句。又走出來，叫瞞著老太太，背地裡揭了這個帖兒下來。豈知早有那些游手好閒的人揭了去了。

過了些時，竟有人到榮府門上，口稱送玉來。家內人們聽見，喜歡的了不得，便說：「拿來，我給你回去。」那人便怀內掏出賞格來，指給門上人瞧，」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么，寫明送玉來的給銀一萬兩。二太爺，你們這會子瞧我窮，回來我得了銀子，就是個財主了。別這麼待理不理的。」門上聽他話頭來得硬，說道：「你到底略給我瞧一瞧，我好給你回去。」那人初倒不肯，後來聽人說得有理，便掏出那玉，托在掌中一揚說：「這是不是？」眾家人原是在外服役，只知有玉，也不常見，今日才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。急忙跑到裡頭，搶頭報似的。那日賈政賈赦出門，只有賈璉在家。眾人回明，賈璉還細問真不真。門上人口稱：「親眼見過，只是不給奴才，要見主子，一手交銀，一手交玉。」賈璉卻也喜歡，忙去稟知王夫人，即便回明賈母。把個襲人樂得合掌念佛。賈母並不改口，一疊連聲：「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內坐下，將玉取來一看，即便送銀。」賈璉依言，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，用好言道謝：「要借這玉送到裡頭，本人見了，謝銀分厘不短。」那人只得將一個紅綢子包兒送過去。賈璉打開一看，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嗎。賈璉素昔原不理論，今日倒要看看，看了半日，上面的字也仿佛認得出來，什麼」除邪祟」等字。賈璉看了，喜之不胜，便叫家人伺候，忙忙的送與賈母王夫人認去。

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，都等著爭看。鳳姐見賈璉進來，便劈手奪去，不敢先看，送到賈母手裡。賈璉笑道：「你這麼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。」賈母打開看時，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。一面擦摸，鴛鴦拿上眼鏡兒來，戴著一瞧，說：「奇怪，這塊玉倒是的，怎麼把頭裡的寶色都沒了呢？」王夫人看了一會子，也認不出，便叫鳳姐過來看。鳳姐看了道：「象倒象，只是顏色不大對。不如叫寶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。」襲人在旁也看著未必是那一塊，只是盼得的心盛，也不敢說出不象來。鳳姐于是從賈母手中接過來，同著襲人拿來給寶玉瞧。這時寶玉正睡著才醒。鳳姐告訴道：「你的玉有了。」寶玉睡眼朦朧，接在手裡也沒瞧，便往地上一撂道：「你們又來哄我了。」說著只是冷笑。鳳姐連忙拾起來，道：「這也奇了，怎麼你沒瞧就知道呢。」寶玉也不答言，只管笑。王夫人也進屋裡來了，見他這樣，便道：「這不用說了。他那玉原是胎裡帶來的一种古怪東西，自然他有道理。想來這個必是人見了帖兒照樣做的。」大家此時恍然大悟。賈璉在外間屋裡聽見這話，便說道：「既不是，快拿來給我問問他去，人家這樣事，他敢來鬼混。」賈母喝住道：「璉兒，拿了去給他，叫他去罷。那也是窮极了的人沒法兒了，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，他便想著賺幾個錢也是有的。如今白白的花了錢弄了這個東西，又叫咱們認出來了。依著我不要難為他，把這玉還他，說不是我們的，賞給他幾

兩銀子。外頭的人知道了，才肯有信兒就送來呢。若是難為了這一個人，就有真的，人家也不敢拿來了。」賈璉答應出去。那人還等著呢，半日不見人來，正在那裡心裡發虛，只見賈璉氣忿走出來了。未知何如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